

ROGER ZILAZNY

The Great Book of Amber

安珀志

7

二十世纪殿堂级
史诗奇幻巅峰巨著

BLOOD OF AMBER

安珀血脉

【美】罗杰·泽拉兹尼 著
张子漠 译

合出版公司
Publishing Co., Ltd.

读客

安珀志

7

BLOOD OF AMBER

安珀血脉

【美】罗杰·泽拉兹尼 著
张子漠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安珀志. 7, 安珀血脉 / (美) 泽拉兹尼著; 张子漠译.

—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6.1

(读客全球顶级畅销小说文库)

ISBN 978-7-5502-6482-3

I. ①安… II. ①泽… ②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50941号

Original Title: Blood of Amber

copyright ©1986 by Roger Zelazny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Zeno Agency Ltd and The Grayhawk Agency

中文版权©2015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

经授权, 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(简体)版权

著作版权合同登记号: 01-2015-7050

安珀血脉

作者: [美]罗杰·泽拉兹尼

译者: 张子漠

责任编辑: 王巍

选题策划: 读客图书 021-33608311

特约编辑: 读客姚红成 读客江培芳

封面设计: 读客刘倩

封面插画: 读客周丁乾

版式设计: 读客陈宇婕

责任校对: 绳刚 张新元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海石通印刷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

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

字数193千字 890毫米×1270毫米 1/32 10.5印张

ISBN 978-7-5502-6482-3

定价: 35.00元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

请致电 010-85866447 (免费更换, 邮寄到付)



水晶幻影

八年来，每逢4月30日，总有人换着法儿想要置我于死地。除此之外，岁月倒也还算安稳。学术生涯也顺风顺水，专注于计算机科技，自不必说，光在顾伟设计的那四年，便让我受益匪浅，让我得以在一个相宜的环境中，尽展平生所学，并且开始了一个属于自己的项目。我有一个朋友，名叫卢克·雷纳德，也在同一家公司工作，干的是销售。而我扬帆出海，每日慢跑，生活得颇有规律……

刚刚过去的这个4月30日，就在我觉得一切就要水落石出之时，却又陷入了重重迷雾。我所钟爱的项目——鬼轮，已初现端倪。我辞去工作，打算迁往一个更为绿色的影子。之所以还在镇上逗留，完全是因为那个令我刻骨铭心的日子已经近了，而这次，我决心揪出幕后黑手，查清个中缘由。

那天清晨早餐时分，卢克拿着我前女友茱莉亚的一封信，出现

在我面前。信上说茱莉亚想要再同我见上一面。于是，我顺道去了她那儿，却发现她已死于非命，而凶手，显然便是随后袭击我的那头似狗非狗的怪兽。我成功地干掉了那东西，并在逃离现场前，快速将那套公寓搜索了一遍，无意中发现了—沓薄而古怪的纸牌，便顺手揣在了怀里。它们同琥珀及混沌的魔法塔罗牌实在是太过于相似，身为魔法师的我，自是不会放过。

没错，我是一名魔法师。我叫梅林，琥珀的科温以及混沌王庭的黛拉之子，也是当地朋友们眼中的默尔·科雷：阳光、魅力四射、机智、动若脱兔……对卡斯蒂利奥内^①及拜伦勋爵情有独钟，此外还为人谦逊，淡漠而又沉默寡言。

那些纸牌竟是真正的魔法物件。考虑到自打我们分手之后，茱莉亚便同一位名叫维克多·梅尔曼的神秘主义者经常见面，因此我倒也觉得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。我前往那名绅士的工作室，结果，他居然装神弄鬼，想用一场宗教仪式置我于死地。我从仪式中挣脱出来，问了他一些问题，但在我的盛怒及当时环境的共同作用之下，他害人不成，最终反而丢了自己的小命。形式主义，真是害人匪浅。

① 意大利外交官、侍臣和作家。出身贵族家庭，曾在曼图亚侯爵和乌尔比诺公爵处任职，后来替教皇服务。他以《侍臣论》(1528)一书而闻名，该书采用一种哲学对话形式，描写理想中的侍臣、贵妇人以及侍臣和王公之间的关系，出版后在意大利和其他国家颇受欢迎，成为文艺复兴时期那些推崇贵族礼仪的人的守则。

不过，我从他口中得到的信息已是不少，知道他不过是别人的傀儡。很显然，所谓的献祭，不过是别人怂恿他做的一场把戏罢了。而幕后的黑手，很有可能便是茱莉亚之死以及我那些刻骨铭心的4月30日的始作俑者。

想明白了这一点，但我没来得及深究，就被一名红发女子咬了一口（没错，就是咬）。此人颇有几分姿色，咬我前曾打电话过来，我们简单交谈了几句，而当时的我，自然装成了梅尔曼。不料随后，她从天而降，出现在梅尔曼的公寓里。她那一口，顿时令我浑身麻痹，丝毫动弹不得，只好赶在药力全面发作之前，利用从茱莉亚住所得来的那些纸牌，躲过了一劫。纸牌将我带到了一头斯芬克斯面前，好在那家伙为了让我陪它玩那些幼稚的猜谜游戏，同意让我暂时缓上一口气。斯芬克斯最是痴迷于猜谜游戏，若是你输了，就会被它们活活拿来吃掉。不过好在，这头斯芬克斯似乎并不擅长此道。

总之，我回到了自己客居的那个地球影子，发现梅尔曼所住的那栋楼，在我离开的这段时间里，已被烧成了一片废墟。因为先前曾约过饭局，所以我试着给卢克打了一个电话，得知他已从汽车旅馆退房，走时还给我留了一封信，说 he 已去新墨西哥州出差，并告诉了我他在那儿所住的酒店名称。此外，汽车旅馆的前台服务生还给我一枚镶着蓝宝石的戒指，说是卢克落在旅馆的。我接在手里，

打算等见到他时交给他。

我飞往新墨西哥，最终在圣菲追上了卢克。我在酒吧等着他一起去吃饭时，一个名叫丹·马丁内茨的男子问了我一些问题，当时给我的印象是卢克有了新的买卖，而眼前这人，则想知道卢克这人到底可不可靠，能否把他们所需要的东西给弄出来。吃罢晚餐，卢克和我开车去了山上。正当我们欣赏夜色之时，马丁内茨跟踪而至，拔枪射向了我們。我猜，他显然已经得出了结论，只是不知他究竟是觉得卢克不可靠呢，还是以为他没那本事弄出他们所需的东西来？卢克竟然也拔出了枪，射向马丁内茨，这让我很是吃惊。随即，更令我震惊的事情接踵而至。卢克直接叫出了我的名字——我的真名，我从未曾告诉过他的真名——并且点破了我父母的名字，命令我上车，离开那个鬼地方。为此，他还朝着我两腿间的地面开了一枪。看起来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，我只好离开了。此外，他还让我毁了那几张曾经救过我一命的古怪主牌，而且来时，从他口中我已知悉他竟然认识梅尔曼……

我并没有走远，而是将车子停在山下，掉头徒步上了山。卢克已不知所终，马丁内茨的尸体也不翼而飞。不管是当天晚上还是翌日，卢克都没有再回酒店，我只好退房离开。此时，我唯一信任并笃信对方能给我一些好建议的人，只剩下了比尔·罗斯。此人是一名律师，住在纽约富人区，曾是家父最好的朋友。于是，我登门拜

访他，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跟他详说了一遍。

比尔循循善诱，让我想起了许多同卢克相关的事情。顺便说一句，卢克这人，身材高大，为人机警，留着一头红发，是一名天生的运动员，有着令人望而生畏的果敢。而且，我们虽是多年的至交，但我对他身世的了解，几近为零（正如比尔所指出的那样）。

隔壁一个名叫乔治·汉森的小伙子，开始在比尔家附近出没，问一些不着边际的问题。同时，我还接到一个神秘的电话，问的也是同样的问题。此二人，似乎都对家母的名讳异常感兴趣。自然，我撒了谎。家母原为混沌王庭黑暗贵族的一员，不过，这事同他们无关。倒是打电话过来那人，说了几句我的母语塔瑞语，让我来了兴趣，同他约定在当地乡村俱乐部的酒吧当中见面，互换信息。

孰知，尚未见面，我的叔父兰登——安珀之王，便在我同比尔踏青之时，将我召了回去。最后证明，乔治·汉森当时正在跟踪我们，也想随着我们一起离开那个影子世界。痴心妄想，他并不在受邀之列。我偕同比尔一起前往，因为我可不想把他扔给那个行事诡异的家伙。

随后，我从兰登那儿获悉，叔父凯恩已经遇害，死于刺杀，凶手同时还想谋害布雷斯叔父，但只重伤了他。凯恩的葬礼就安排在第二天。

当天晚上，我如约赶往那个乡村俱乐部，但那个神秘人并没有

现身。不过，也不是一无所获。我邂逅了一位名叫梅格·德芙琳的曼妙女子，水到渠成地去了她家，同她“赤诚相见”。事后，她猝不及防地问起了家母的名讳。真他妈见鬼，我竟然告诉她了。过后我才想起，兴许，她便是那个约我前往酒吧的神秘人。

不过，温存很快便被大堂中一个不识趣的呼叫终结了。对方是一名男子，声称是梅格的丈夫。我自然像任何遭遇这种状况的绅士那样，脚底抹油，溜之大吉了。

姑姑菲奥娜也是一名女魔法师（所属派别同我不一样），她一直都不赞成我来赴约。而且，她对卢克的意见显然更大，因为在我同她说了一些与他相关的事情之后，她问我有没有他的照片。我给她看了我钱夹里的一张，是一张合影，当中有卢克。我敢发誓，虽然她极力否认，但她一定是将他认了出来。不过，当晚，她同自己的哥哥布雷斯，便双双在安珀失踪了，这似乎更加不可能是巧合。

随后，情势更是急转直下。翌日，在凯恩的葬礼上，有人试图趁我们家族齐聚之时，将一个炸药包扔到我们头上，结果未遂，凶手逃之夭夭。随后，在听了我对鬼轮的简单介绍之后，兰登很不高兴。鬼轮不光是我的挚爱，是我最为钟情的项目，更是我在顾伟设计这几年的心血。嗯，它可以算是一台计算机，但其运行所要求的物理规则，则颠覆了我在课堂上得来的所有知识，其中，还牵涉到了一些兴许可以称之为魔法的东西。不过，我最终还是找到了一个

适宜的地方，将建在那儿。我上次离开时，它仍处于自动运行状态。现在，它似乎有了感知能力。而且我想它着实将兰登吓得不轻，于是，他严令我将它关掉。虽然万分不愿，但我还是离开了。


穿越影子时，总有人阴魂不散地跟着我。一路上，骚扰、威胁，甚至袭击不断。一位素未谋面的女子，将我从火海当中救了出来，并最终死在了湖中；一个神秘人，为我解决掉了凶残的怪兽，并将我从天翻地覆一般的地震当中救了起来。事后证明，此人正是卢克。他陪我一直走到了最后一道关口之前，与鬼轮对峙。我的发明对我有点恼火，于是用影子风暴这种狠毒的手段，将我俩给打发了。一旦碰到了影子风暴，不管你手头有没有雨伞，都无济于事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我故技重演，再次用那一沓厄运主牌，将我俩传送了出去。

我们意外地来到一个蓝色的水晶洞穴外面，卢克将我抱了进去。卢克可真是一个好哥们儿。在看完了穴内所藏的补给之后，他将我囚禁在洞中。随后，他告诉我他的真名，我这才明白菲奥娜当初看到他的照片之时，为何那般怒不可遏了。他实在是同他父亲太像了。卢克不是别人，正是布兰德——这个杀人凶手，这个人人得而诛之的叛徒、首恶——之子。几年前，布兰德曾差点儿将王国毁于一旦，并连带着葬送整个宇宙。幸运的是，凯恩在他阴谋得逞之前，结束了他的性命。随后我得知，卢克正是杀害凯恩的凶手，为

的是报杀父之仇（随后证明，他是在4月30日这天获知的自己父亲的死讯，于是便用一种别样的方式，开始了一年一度的祭奠，还持续了这么多年）。同兰登一样，卢克对鬼轮也感到震惊不已，他还告诉我说，他得留着我，为的是有一天，若是他控制住了那台机器，那件用来毁灭整个家族最为完美的武器，兴许我还有用。

随即，他便离开了，前去追寻他想要的那件东西。而我，则很快发现自己的法力，已被洞穴当中的某种物质封印了。于是，我只好跟你——弗拉吉亚，说说话儿了，而且你看在这儿，你也没脖子可勒……

你看，我给你讲讲《飞越彩虹》的故事怎么样？



第一章

剑刃卷了之后，我将它扔到一旁。虽然我选择了洞壁上最为薄弱的地方，但这件家伙仍然拿它没有丝毫办法。几块墙体碎片零落脚边，我将它们捡起来，握在手心。此路不通，唯一能够出去的，似乎只剩下来时的那处洞口，但想从那儿出去，简直比登天还难。

我走回自己的营房，也就是放置睡袋的地方。坐在那条厚重的棕色睡袋上，我拔去一瓶红酒的塞子，喝了一口。在那面墙壁上一通砍斫，已让我汗流浹背。

就在此时，弗拉吉亚微微动了动，其中一部分舒展开来，滑进了我的左手掌心，缠上了我依然握在手心的那两块碎屑，打了一个结，随即落到空中，犹如钟摆一般晃悠了起来。她所摇摆的方向，正好朝向那条被我称为家的甬道。就这样，她大约晃悠了足足一分钟，这才撤了回来，爬到我手背上时，略微顿了顿，将那两块碎屑放在了我无

名指根部，接着便恢复了先前的形状，缠在了我的手腕上。

我凝视着她的一举一动，随即举起了明灭不定的油灯，盯着那两块石头细细看了起来。它们的颜色……

没错。

衬着皮肤去看，它们的颜色似乎同卢克的那枚戒指毫无二致，就是我先从新干线汽车旅馆帮他带过去的那枚。纯属巧合？还是这二者之间有着某种关联？我这条晃悠的细线，到底想要告诉我什么？我是不是还见过另外一块这样的石头？在哪儿？

卢克的钥匙扣。那上面也有一块蓝色的石头，镶嵌在一块金属片上……会不会还有另外一块？

我被囚的这个洞穴有着某种力量，能够隔绝主牌以及洛格鲁斯的法力。若是卢克真是随身携带着从这洞穴壁上得来的石头，那肯定有着某种非同寻常的缘由。这些石头到底还有着怎样的效用？

我约莫花了一个小时，来研究它们的质地，但它们却阻绝了洛格鲁斯的探测。最后，我只好沮丧地将它们放进口袋，吃了一些面包和奶酪，举起酒瓶咕咚咕咚灌了一气。

随后，我站起身来，再次转了几圈，检查我所设下的陷阱。到目前为止，我在这个鬼地方至少已被囚禁了一个月。所有的隧道、甬道以及岩穴，我全都已经走过了无数遍，为的不过是找到一个出口。无路可出。曾几何时，我狂怒不已地对它们挥拳相向，在那冰